

# 时尚的种子如何破土“新生”

邹游

时尚是时代的镜子，映射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审美变迁。的确，衬衫折射20世纪70年代的朴素，喇叭裤唤起80年代的躁动，白网鞋则瞬间让人想起青春期的纯真……可以说，服装构成了大众对一个时代的视觉记忆。那么，若站在未来时间轴上的某一点回望今日，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时尚？以服饰为媒，我们对美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将如何体现？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首届时尚100项成果展示、秀演活动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出作品正是对这些追问的回应。作为中国美协首次将服装设计纳入核心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举措，“时尚100”项目于2025年4月正式启动，汇集来自59所高校及知名设计机构的近百名青年设计师，通过集中培训、实地研修等方式，引导其强化责任担当，以匠心和创意连接艺术与社会、历史与未来，谱就时尚新篇。

作为一种流行语言，时尚是一种融合了自我认知、社会互动与文化表达的复杂系统。在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不断交融的当下，青年设计师秉持“学术为先、独立思考、创新引领”的宗旨，围绕构建属于中国的时尚语言展开大胆探索——从样式、色彩，到图案、材料，再到对新技术的多维突破，汇聚成令人瞩目的创作格局。这些作品既让人看到青年设计



师的蓬勃创造力，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时尚的发展趋势。

在传统文脉中采样、再造，成为设计师构建中国时尚表达体系的自觉行动。作为

不同文化的采集者，设计师以其自身的文化知识体系与艺术经验观察着这个时代。同时，作为创作者，回望过去是一种必然——这种回望刻写在基因里，流淌于文化血脉中。传统的边界在这一刻得到拓展。这种拓展不是向前的逃离，而是向后的拉弓，张力越大，射程越远。

这种回望与拓展的张力，在具体作品中得到生动体现。魏勤文的“行间”系列即是一例。作品以书法的笔触为灵感，探索“书写”与“穿着”之间的共鸣。黑色面料化为流动的笔墨，衣形的线条与结构，如墨画的起承转合，呈现气韵流动之美。谢梦莎的“风生水起”系列则运用传统十字平面裁剪制版，其特点是服装在整体铺开时呈“十字”形态。该设计不仅可以使服装自然适应人体，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减少浪费，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节约、和谐与平衡的追求。在此基础上，设计师融合现代设计语言与数字技术，使作品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桥梁。可见，创新并非改变传统本身，而是让传统的智慧在当代日常生活中重新焕发生命力。

今年中央广电总台春晚晚上，贵州“村T”惊艳亮相，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尚潮流撞了个满怀。来自乡土的非遗，正成为中国时尚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一些创作者以现代设计语言对原生态之美进行转化，丰盈了中

国时尚的内涵。张嫣的“牧野”系列便以哈萨克族羊角纹为灵感，材质上大量运用羊毛，结合国绒、流苏、辫编等工艺，塑造出浮雕般的肌理层次，赋予服装温暖触感与丰富光影。色彩上以藏蓝、琥珀黄、松石绿等饱和度为主，映照出牧民热情奔放的性格。廓形融合现代极简结构与民族服饰宽松形态，实现传统手工艺与当代时尚语境的交融共生。在深入理解形制背后的哲思、纹样背后的秩序、生活方式背后的审美取向基础上，创作者得以将“想象的视觉展现”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存在——一种被渴望、被穿戴、被记住的时尚。

今天的服饰不再只是审美陈列，而是个体精神、社会立场、生活方式乃至未来想象的载体，数智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被深度融入设计过程。程之璐的“衍形”系列在梳理中国传统花丝技艺的基础上，选取如意纹、云纹、卷草纹等经典纹样，借助数字软件进行参数化模拟与重构，生成符合当代审美的首饰与配饰，使作品兼具美感与科技感。一些设计师主动应用环保面料、可再生材料，或对废旧面料进行二次工艺处理，为服饰带来新质感。这反映出青年设计师更加关注设计对科技、人文、社会领域的综合回应。

一件件服饰，是时代审美的视觉显影，也折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时尚正在崛起，要使其在国际叙事中不仅被看见更被理解，需要新一代设计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持续探索创新，找到一种让世界听得懂的方式，去讲述属于我们的故事。作为培养服装设计人才的“种子工程”，“时尚100”项目的重要旨归正在于此。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服装艺术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

左上图为魏勤文服装设计“行间”系列之一。



# 摄影应当坚守『在场之真』

李炯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全方位介入影像生产，其依托深度学习拟合海量影像数据，能够快速实现光影优化、细节补充甚至内容生成，大幅降低影像创作门槛。这为繁荣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契机，却也带来了一系列关于摄影艺术本体认知与价值导向的讨论。人工智能时代，摄影艺术怎样回应技术之问、文化之问、时代之问？

无论对于大众还是专业摄影师来说，理性认识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与摄影艺术的关系都十分重要。如今，一些人工智能生成图像看似与摄影作品别无二致，实际上有本质区别，对人工智能的运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一，表达同质化倾向。人工智能生成图像虽具备视觉层面的精致性，却缺失了现场拍摄中光影的细微变化、场景的偶然性特质与时间印记，容易形成“千篇一律的精致”。其二，内涵虚化倾向。部分创作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特效合成，弱化了对人文情感的捕捉，导致作品有象无意、有形无神。其三，场景疏离化倾向。部分创作以虚拟生成替代实地观察，削弱了摄影与现实生活、时代现场的深度联结，偏离了摄影艺术记录真实、传递温度的本体追求。这些问题并非源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缺陷，而是由于创作者对摄影艺术本体认知模糊。

面对人工智能的深度渗透，摄影艺术首先要坚守“道体器用”的创作原则。道为艺术的精神内核与本体，器为创作的工具与手段，器以载道，道以器成，二者不可本末倒置。当人工智能大大降低了“器”的门槛，“道”便成为摄影艺术应对技术变革的“护城河”，即镜头要捕捉什么、表达什么、呈现怎样的人文温度和美学意境，都取决于摄影者内心之道。

深化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摄影理论体系，是筑牢摄影艺术发展根基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为摄影艺术提供着丰厚滋养，比如传统绘画中“以形写神”“虚实相生”等美学理念，对当代摄影艺术颇具启发意义。摄影工作者应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中的理论资源，梳理东方艺术方法论与摄影本体的内在关联，形成兼具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与国际视野的摄影理论体系。此外，还应围绕“以新质生产力探索中国摄影融创美学”等时代课题开展专项研究，让理论成果真正服务于创作实践。

“在场之真”是摄影艺术不可替代的本体属性。摄影的“在场”，是物理现场的沉浸式参与，是情感现场的共情化表达，更是时代现场的艺术化提炼。为引导摄影工作者守住“在场之真”，立足中国文联“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文艺创作，中国摄影家协会聚焦重大主题，组织创作实践活动，让摄影工作者走进基层、深入现场，捕捉时代脉搏，展现百姓风貌。同时，鼓励专业摄影工作者与大众分享创作方法、传递审美理念，形成“全民在场”的创作氛围，构建“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精品涌现”的摄影生态。

人才始终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数智时代，呼唤着一批适应时代需求、具备创新意识与跨学科能力的优秀摄影人才。为此，中国摄影家协会积极落实中国文联关于加强跨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的部署，构建“中国艺术哲学+智能技术应用+大众创作视野”的人才培养体系，着重加强摄影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与美学修养，夯实中华文化立场根基；强化智能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让创作者成为训练者、协作者，建立与人工智能共生的逻辑思维，实现技术赋能与本体坚守的统一；厚植人民情怀与时代担当，让创作始终扎根人民、服务时代，为摄影艺术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人工智能时代的摄影艺术，正处在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的关键节点。期待摄影工作者以中华美学精神为指引，以“场景里的新时代”为舞台，以繁荣新大众文艺为路径，坚守“在场之真”，秉持“以道驭技”，创作更多有思想深度、人文温度、时代高度的精品力作。

# 赋美乡村，美术馆大有可为

王岭

近年来，伴随各地艺术乡建的火热开展，艺术不再是单纯的审美符号，更成为连接城乡、激活乡土文化基因的媒介。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文艺赋美乡村’，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面对城乡美育资源不平衡等现实问题，作为文化艺术的守护者、展示者、传播者的美术馆，在赋美乡村发展中有着天然优势，也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较于艺术院校，美术馆的一个重要优势是艺术资源的系统性汇聚。打破物理空间壁垒，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拓宽乡村美育场景，已成为当下美术馆赋美乡村的共识，且各地实践各具特色：截至2025年底，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在全省设立46家村级美术馆分馆，把优质展览、典藏作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山东省泰安市美术馆启动“艺术赋能·梦想起航——助力边远学校美育计划”，将“美术工坊”带到乡村学校，打通美育普及的“最后一公里”。这些实践，实现了从“供给导向”到“需求导向”的跨越，美术馆不再简单复制城市展览，而是深度结合在地文化，通过策划乡土主题展览等形式，让艺术融入乡村生活。

美术馆赋美乡村，还要推动村民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参与者和创造者。如何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当下的一些实践或许能够提供启示。比如，安徽省美术馆打造“艺路陪你”志愿服务品牌，走进安徽铜陵西联镇型桥村，开设剪纸课堂，鼓励村民参与创作，用艺术呈现乡土情怀。还有一些美术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展品征集、担任志愿讲解员等，使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表达自我、传承乡土文化。把展览搬到田野，把课堂设在农家，美术馆在推动村民全程参与文化共建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艺术共创，更凝聚了社区共识。

美术馆之于乡村的价值，不止于美育普及，更在于以艺术为纽带，搭建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生态。如今，越来越多美术馆以更广阔的视野观照乡村发展，不仅为村庄带来美的滋养，也通过“艺术+文旅”模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像安徽省美术馆在铜陵开展志愿服务时，精准结合当地文旅资源，将“新安画派”特色展览带入型桥水镇、永泉小镇，同步开展专业展览导赏活动，推动艺术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不止于此，作为资源整合平台，美术馆还可以通过开发乡土文创等，推动艺术与农产品销售、非遗传承等深度绑定，实现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多维赋能。

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终究要依靠本土人才。美术馆是培育乡村文化人才、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重要阵地。不少美术馆已行动起来。浙江美术馆通过选派文化特派员驻点乡村、与乡村党支部结对共建，开展常态化美育指导，发掘培育本土艺术人才，着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文化队伍。一些美术馆面向村民和乡村学校师生开展系统化艺术培训，助力本土文化人才成长。实践证明，通过建立乡村艺术人才库、开设特色工作坊、联动乡村学校等方式，美术馆能够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更加持久的内生动力。

从展览下乡到文旅融合，美术馆正以艺术之光点亮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让乡土文化在艺术滋养中焕发新生。推进“文艺赋美乡村”，美术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作者为安徽省美术馆馆长）



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口帮扶下，六安市场村农民积极开展农村画创作。左图为该村农民画作品。右图为安徽省美术馆根据农民画设计的文创产品。



仲春时节，阴寒渐退，阳气生发。街角新绿隐约，行人也在不经意间慢下步子，于一缕生机中舒放心怀。这种对春的期盼与喜爱，古今一脉相通：千百年前的古人，同样在春和景明之日外出踏青，于万物复苏中体味生命的希望。

在中国传统艺术表达中，春不仅是四时流转的开端，更是情感与心境的悄然苏醒。故而，对春意的书写可谓历久不衰。自《诗经》始，草木萌发、莺歌燕舞便不断被引入诗人笔端，成为寄托情思的重要意象；至唐宋，春天更成为文人墨客反复吟咏的主题，无论是踏青游赏的闲适，还是流光易逝的感怀，皆融于春色与情志的交织之中。

深厚的诗画传统，让“春”的意义早已超越自然时序，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南宋马远创作的《山径春行图》（见上图），正是将古今相通的春日情思凝于笔墨之间的经典之作，成就了画境与心境相生之美。该作描绘了一位高士于春日出游的情景。云淡风轻，山径幽静，高士身着白袍，捻须缓行，身后童子抱琴相随。溪畔柳树新芽初绽，高士行经此处，衣袖拂动路旁野花，花随风轻舞，鸟亦振翅飞起。这一细微瞬间，与画面上的诗句“触袖野花多自舞，避人幽鸟不成啼”形成紧密呼应。笔墨运用上，马远以小斧劈皴表现坡岸，笔力沉稳简劲；柳树枝条修长，斜向而出，下笔果决流畅，呈现出“拖枝”的用笔特征。人物表现各具特色，下笔如“钉头”，收笔似“鼠尾”，线条顿挫转折、粗细变化既见骨力，又富节奏。

在宋代绘画史上，马远家族有“一门五代皆画手”之誉。马远承传深厚家学，又能自出机杼，终成马氏一门中成就最为卓著者，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

马远工山水、人物、花鸟，尤以山水为著。他一改北宋画家范宽、郭熙等人追求体现山川整体气势的全景式构图，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世称“马一角”。其画作常常营造出诗一般的意境。这幅《山径春行图》虽归入山水一类，实则并非仅靠丘壑取胜，而是以山石坡岸为骨，行旅人物为神，春花柳叶与禽鸟为韵，体现了马远融山水、人物、花鸟为一体的综合本领。画面以“一角式”布局撷取一段景致，凝聚一瞬情境，其余空间则以淡墨与留白处理，营造出“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之感。未画之处并非空无，而是成为春意流动、心境延展之所在，反映出南宋山水画由宏阔转向含蓄的审美转变。

在马远笔下，“春”并非繁花似锦的外在铺陈，而是一种“将至未盛”的状态。柳芽初生，花被轻拂，鸟未成啼，一切都停留在萌动之间，因高士的“触袖”而灵动。整幅画面墨色淡雅，如轻烟熏染，却不失层次与生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春山的润泽与空气的温和。这种对“春意”的处理方式，不在于视觉的直观呈现，而在于气息的流转与诗境的营构。也正因此，“山径春行”四字尤为传神：着眼处不在“山”之雄、“春”之盛，而在“径”之幽静、“行”之闲适。

800多年前的一幕游春场景，通过这一幅画被悄然定格，以一个看似寻常的瞬间，展现人与自然最为和谐的关系。一笔一墨，承载着时间的温度；一树一枝，弥散着古意的清香。或许，这幅作品真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关于春的印象，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在空白中发现意味，在简淡中体会生机，在行走中安顿内心。春天年年如期而至，而我们是否仍有能力，在一段安静的“山径”上，重新感受它的美好？

郑石如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中国画《归去田园好》，作者陈危冰。

美术  
本版邮箱: 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徐红梅 马苏薇  
版式设计: 赵偲汝

# 图文共舞 美润童心

付劲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如何让中华美学精神与古老民间文学相融，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中国民间文学儿童绘本系列”的推出，便是一场以视觉艺术唤醒传统文化的美学实践。这套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为依托的绘本最值得品味之处，在于对“文”与“图”关系的处理——不是简单的互相说明，而是让民间文学的精髓借由一幅幅美好的图画获得新生。

民间文学生于口传，成于韵律。童谣的欢快、谚语的顿挫，本是声音的艺术。这本创作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如何将这无形的声音“转译”为有形的画面。在《民间童谣》中，面对“舞龙舞狮贺元宵”的文字说明，画家给出的不是一张静态的民俗插图。画面中，龙身的线条仿佛翻涌的波浪；狮子昂首腾跃，鬃毛仿佛带着风声；孩子们舞动的舞姿、衣袖飘拂的轨迹，都被精心勾勒成充满动感的弧线。再看色彩，纯粹饱满的中国红与明黄，大面积地铺陈、碰撞，自带“锣鼓喧天”的热闹。图画在这里捕捉并凝固了文字所描述的那份喧嚷。孩子翻开绘本，仿佛能听见那阵阵锣鼓声，这就是绘画为文字韵律完成的“视觉赋形”。

蕴含民间智慧的谚语，往往凝结着高度概括的生活经验。如何让这些经验对孩子而言不是干瘪的道理，而是可感可亲的知识？这套绘本的方法是“以图造境”。最典型的莫过于《节气谚语》中对“清明”的描绘。画家援引中国人心中那个千年不衰的诗意符号——牧童骑牛。青绿山野间，一

插图。

清明  
清明时，天气晴朗，万物生长茂盛。



美?《童谣谜语》对此做出一些尝试。以“银河”谜语为例，谜面“横着一条江，夜里白茫茫。喜鹊来搭桥，织女会牛郎”充满故事性，画家在将其视觉化的基础上，着重营造深邃夜空与璀璨星河的美学意境。在这里，图画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提供线索、充满美感的“谜面”，又是“谜底”本身。图画与文字相配合，使传统文化在孩童猜谜的过程中得到传承。

纵观“中国民间文学儿童绘本系列”，其独到之处不在于它画得多么精美，而在于它找到了一种让文与图和谐“共舞”的方式。图画不是文字的从属，而是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动态的线条、情感化的色彩、可沉浸的意境——对文字进行再创造。正是在这种图文相互激发、彼此成就的“共舞”之中，民间文化化身为一个可以走进、触摸、游戏的斑斓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化的种子伴随美的感受，深深植入孩童心田。真正的传承，始于吸引，成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华文脉最动人、最根本的样貌，也是美育最朴素、最深刻的道理。

（作者为中国文联出版社副编审）